

11
269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訂補
再

禮記集說

乾

始



162-138
11-269A

大祖高僧大師真像



大正
14. 10. 29

寄贈

專
七
錄
行
皮

乞

真
像

著
譯
考



自耕百種開田地
幾度賸來買杏梨
無限靈苗繫茂瓊
澆堂上息坤錫

傳光錄序

黑漆崐崙夜裏奔。直得茶裏飯裏。先天爲心祖。乃
隻手拈起總持無字印。五十三祖。一一印破。謂之
以心傳心。大光明藏也。若夫投子青章。古來有眼
裏著塵沙者。蓋是未徹見得佛慈頂門的處之妄
議也。不見道寂住峯頭。唱祖宗威音劫外展家風。
當年父子不相見。血脈從何得貫通。若能於是承
肯得。則盡大地終無有第二人。認何閑影。更論大

陽圓鑑之親踈。苟要見此錄。驀須拈將金鑑。抉除自己眼膜。以親參究。且道黑漆崐崙。夜裏奔。即今落在誰手。

明治九年臘月中浣

總持奕堂

盤譚題印

傳光錄序

自從拈起金華。倒却刹竿。以還西乾東震。衣法並付。燈燈不絕者。三十三人。謂之祖師也。祖師之下。衣留不傳。法徧沙界。於是五家宗匠。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者。謂之正法眼藏。又名大光明藏也。至矣大矣哉。吾總持開山佛慈禪師。瑩山大和尚。嘗佩無字之印。下無舌之語。向從上祖師。無見頂相。一一爲點眼。命之曰傳光錄。蓋大乘

室內秘本也。近者前越某禪師繕寫其全部以贈于余。見請之序。於是焚香敬誦之。則其書率以國字成辭麗而理正。眼活而道深。即與永平高祖正法眼藏相表裡者矣。余乎昔以爲眞歇氏之道流于東海而稱大得人。然恨以門風極尙質。故其言語無傳于世。學人未緣取則。今此書之流布也。洞宗多幸。其誰可不歡喜讚歎哉。而讀者庶勿爲國字以藐此書焉。何則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

固已離文字言語。則何必漢文唐言。而後得之哉。其義之所在亦明矣。

無隱費杜多 拜題

瑩山瑾禪師傳略考 文永五戊辰誕生

瑩山瑾禪師傳略考

文永五戊辰誕生

師諱紹瑾。號瑩山。姓藤氏。越前州多禰郡人也。母夢吞日光，有孕。自此每日詣觀音像前禮三百三十三拜。課普門品三十三卷。願生聖子。及誕，果丰姿秀拔。八歲投徹通和尚錘髮。十三依孤雲和尚奉戒，作僧。雲察其志，輒歎曰：此子有大人之作。他日成人，天師必也。雲示寂後，又依通于大乘。精思苦研，須臾無間斷。一朝聞通上堂舉趙州平常心是道話，豁然大悟。云：我會也。通云：汝作麼生會。師云：黑漆崑崙夜，裏奔通云：未。在更道。師云：逢茶喫茶，逢飯喫飯。通笑云：這漢向後大起祖風。尋後既得請住阿州城滿寺。未幾奉通之命，董大乘。

之席。於是升堂。拈拂、機語、宏旌。四方聞師道音。來謁請益。有傳光錄等。正和二年。能州滋野信直室。敬重師德。施洞谷山。藤原家方。興造伽藍。經營始。弗多羅尊者現來。告衆以吉祥。諸堂已成。號曰永光寺。繼而加州檀信。建立淨住寺。延師蒞之。又能之總持寺。舊爲律院。住持定賢律師。慕師風化。革而爲禪居。以師爲開山之祖。隨處盛興禮樂。丕正規矩。故諸州叢席咸取爲矜式。元亨間。帝垂十種疑問。師奏對詳明。帝大悅。特賜總持。爲賜紫出世道場。正中二丑八月初。示微疾。至十五夜半。召門人曰。吾化緣已既。泥洹時至。當鳴鐘集衆。師垂示已。復書偈。坐脫。火浴得舍利塔於大乘。永光淨住總持。

四處閱世。五十八年。坐四十六夏。謚佛慈國師。師微言法語。拈提頌古。不堪具記。

此錄係登祖從阿州移住加之大乘翌正安二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始所請益為乘祖壽三十三歲而此時介祖應八十二歲猶保康寧可退閑存棲於定光院焉此錄中當寺東堂老和尚又當寺老和尚介公等散見于處處一余參方之時不道何國旅僧途中窮乏路錢之情態出祖錄許多箇中有所望書言交換些少路資厥中希望此錄五冊與致些少路資其僧謝詞滿悅之顏而捐別矣余其已前過加之大乘于夏拜見一切法寶而值遇之未熟乎秘藏之此錄名亦不聞適感得乎旅中嗚呼緣歟時歟實

凡例

一、此錄係登祖從阿州移住加之大乘翌正安二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始所請益為乘祖壽三十三歲而此時介祖應八十二歲猶保康寧可退閑存棲於定光院焉此錄中當寺東堂老和尚又當寺老和尚介公等散見于處處一、余參方之時不道何國旅僧途中窮乏路錢之情態出祖錄許多箇中有所望書言交換些少路資厥中希望此錄五冊與致些少路資其僧謝詞滿悅之顏而捐別矣余其已前過加之大乘于夏拜見一切法寶而值遇之未熟乎秘藏之此錄名亦不聞適感得乎旅中嗚呼緣歟時歟實

夫旅僧者不登祖之假現乎。弗勝感喜。爾來於諸方。問訊此錄之事。聞知此錄名之人。萬中僅一兩員矣。於是思使同志師僧。廣有拜感。是新刻之來由。及芹誠余之者也。

一、其後尙追慕拜登加之大乘。能之洞谷兩古刹。懇請秘藏之本。而拜看對校之。復與諸方古刹。或名德書寫之數本校。離差異區區。不啻一二之三豕。於是從事于此。殆乎十有餘年矣。其後二十年來。住持事繁。無遑繕寫。慊慊意恒焉。今逮隱栖。又三載餘。逐行校正。纔獲完璧焉。

一、大乘秘本。二冊而全部也。上卷暨下卷。手跡冊紙亦異焉。又拜看洞谷秘本。原本燒失。而今自外傳寫。而秘藏云全。

部爲五冊也。諸方數本多。五冊也。今刻作二冊。是存大乘秘藏之古。且恐多則易缺失也。

一、諸方秘本。有記文等。而今刻弗載。但一古寫本之尾。有無隱禪師序文及登祖略傳。校鑑之正當也。因載之。敢匪云今刻之序跋。唯爲令知斯錄源由之一助耳。

一、此錄始自迦文佛之章。終至孤雲祖之章。悉章章不昧。光光無碍。而佛佛祖祖之身心頂相。皮肉骨髓矣。忝爲佛祖兒孫者。可不常奉持頂戴耶。所願者。祖訓親密之五語。欲傳旃悠久。豈一言隻字。容私淑意其間耶。

維時安政四丁巳年

遠孫小子仙英謹白

傳光錄布鼓例言

一、傳光錄者。太祖弘德圓明國師、常濟大師、瑩山紹瑾禪師、之法身舍利。而以國字正提旁拈。與承陽高祖正法眼藏。一如字字唯面與面。句句光光燈燈。剗窟佛祖眼睛。奪却人天命根。與眼藏九十五卷胥成表背。實為洞宗命脈繫在之書矣。今漢譯之名曰傳光錄布鼓矣。

一、本錄汎流布于世。昉於安政四年仙英和尚、校讎鈔梓。和尚之法祖父也。應彥根城主第十二世井伊直亮公之請。天保十二年十月十日。從鳥取景福寺喬遷于湖東、祥壽山、清涼寺。垂示應化。十有四年。嘉永七年九月朔日。退。

鼓而嘉遁於同地。久昌寺和尚嘗有志壽梓本錄。菟裘之後。專從事于此。三載餘而竣功。如凡例所記。此時于先師。故信叟仙受老侍英師巾瓶。亦預校讎之事。

一、仙英和尚道號曰佛洲。道眼圓明。行持純密。門風之穩。一如春風。切瞻仰欽拜。永瑩兩祖。其於永祖也。曾別刊正法眼藏中辨道話。三昧王三昧祇園正儀法華轉法華卷暨赴粥飯法辨道法編首之祖訓等。教隨侶拜讀。而其清涼住持中。嘉永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則有孝明天皇賜永平高祖以佛性傳東國師徽號之事。和尚歡踊喜躍。乃打開法筵。修大慶讚會。本錄劄劑。命旃京都佛書肆柳枝軒。

賀厥刻成。偈曰。甚深微妙傳光錄。古佛遺身今尚溫。永祖慈兼瑩祖淚。遵行子子與孫孫。可以觀和尚慕兩祖。謁念之一端矣。參隨之徒。概二千指。在素則如井伊直弼公。亦投和尚之室。得印證者也。

一、先師瀧注心本錄。接衆提撕之餘。提唱本錄。弗識幾回。難解之處。則加夾註。或小釋。明治九年。栖董天草東向寺之際。欲重刊之。請叙文於大本山總持寺貫首。獨住第一世弘濟慈德禪師。禪師嘉厥意。書而與焉。憾碍事不克遂。該叙載於明治十八年八月。青巒居士所校勘活字版傳光錄卷首。所謂黑漆崐崙夜裏奔云云者是也。今刊亦載旃。

卷首焉。

一、活字版重刊發凡云及有此舉得禪師德弘濟慈所艸序文一編於故簡堆裏誠奇遇也則是恐當時書與先師之稿本乎。

一、今茲十一月十日。聖上舉行登極之大禮。是千載一遇之祥典也。乃虔漢譯本錄以奉祝。聖壽無窮。蓋歷朝之宸念佛教。叡恩齊天壤。乃如我宗。賜諡號於永瑩。兩祖亦不止一再。今謹譯祖典以表仰賀之意。是草莽貧道欽慶一片之意矣。

一、本譯雖出欽慶之意。緣此得使鮮支人管窺平常心道。喫

十

茶喫飯。樞關亦望外之幸也。正法眼藏漢譯稱却退一字。參明和中本光和尚之所為。想當時我邦漢文隆布譯者之意。在以資弘宣。今則時運際。佛教祖道暨日本文運西漸之秋。觀教鮮支人拜覽之要。是亦昭代文明之賜也。

一、文章之於祖道。糟粕耳。葛藤耳。兔魚尙忘矧筌第乎。然而文亦載道之器矣。據漢文書帙。敲參真乘。豈必局鮮支人耶。

一、由來佛典禪籍多成於漢文。又偈頌韻文。日常誦讀經卷。概爾宗門要典。從參同契寶鏡三昧信心銘證道歌新豐吟。玄中銘宏智頌古雪竇頌古乃至一代貝葉及各宗聖

典。大率皆爾。如正法眼藏傳光錄。雖為國字垂訓。卷中所引據。則咸成於漢文者矣。矧大清規。永平廣錄。瑩山清規。信心銘拈提等。為漢文弗俟言也。乃研鑽佛典祖帙。夥不可不涉于漢文者。於是乎。玄理妙緻。至渙焉。泮焉。如睹掌中之果。亦不為無焉。予豈好奇。逆世流而作此舉耶。沙彌童行之撥叢上。或有所資。則幸甚。

一、禪書韻文押韻多仄礎。如信心銘參同契寶鏡三昧默照銘是也。古人苦楚可察也。故就原文讀。則無限妙旨。圓轉言外矣。佛典祖籍類旃者。弗鈔是亦不可不知矣。

一、本書據安政四年仙英和尚鏤梓祥壽山藏版本而譯。故

無隱和尚序。瑩山瑾禪師常濟大師傳略考。凡載該本者。咸存厥舊。其揭常濟太祖圖像。則係今案焉。

一、所載瑩山瑾禪師常濟太祖傳略考者。止太祖行事梗槩。欲知厥詳。悉須拜覽日本洞上聯燈錄卷二、二、丁巳下所載同祖傳記及太祖略傳琢宗禪師編輯圓明國師行實圖會梵成和尚編輯常濟大師御傳記玄光和尚編輯等之書。蓋雖是等之書。亦不過大海一滴。然而較幾於詳備。宛如承陽高祖之有承陽大師御傳記。說三和向編輯

一、拜覽本錄者。要與正法眼藏暨光明藏三昧駢閱。蓋眼藏者。承陽高祖之暖皮肉骨髓。明藏者。二祖雲師之暖皮肉

骨髓也。而本錄者常濟太祖之暖皮肉骨髓矣。前一豎橫。正按旁撕最尊妙道。後者就聯燈。東提西拈。三昧王。則後學之徒。宜皆拜戴頂披親參實究矣。

一、投子於大陽。面授授面。能禮所禮。傾瀉一器水於一器。如飲光之於釋尊。慧可之於磨祖。父子相見。血脈貫通。豈有容疑之餘地耶。而古來間有為荒唐曲枉之說者。則是為杜撰無稽。禪書所惑也。面山和尚。就年月日。製揭圖表。左徵右證。諄諄辨妄。以闢邪糾謬。宛猶日輪中於午。而大地沒闇冥。其書稱金剛杵。今如本錄。矻狹覺偏。海濶天高。婆心徹悃。慈誨則閱本章。第四十一 四祖章者。須與金剛杵駢覽。卷首

所載奕堂禪師德弘濟慈德禪師叙文之意。亦不外于此矣。

一、翻譯捨義譯。止于直譯。蓋恐傷本文也。故所不純乎漢文。亦不能無出於不得已。但如文字國文漢文用法有異。則意缺通曉者。僅少改竄。及有加補字扶字處。例若處改所。又改亦共改伴辱改忝。此改是尤改最。曾改嘗至改到。只改唯。又音云改謂。或曰猥改漫。或妄卒改遂。或終只今改。即今此方改以來。煩改煩惱。安改安寧。求改求索。驅改驅親。高事改高立之類。是也。覽者諒焉。

一、英師凡例中。加小注於二三箇所。則係予之所為也。
一、方譯本書。以報恩心。自請助書寫及關刊刻事者。於其初

版。則塚田孝心。齋賀信彦。二階堂賢讓。富澤良秋。日馬本宗。齋藤練孝。之諸人。於其再版。則塚田孝心。平澤成孝。增田弘忍。富樫孝順。太田義雄。中館峻道。鈴木道繁。雄。玉井育英。中村龍堂。栗谷祖健。齋藤活童。之諸人。而孝心成孝。特為隨喜助手。因茲錄氏名。馨厥道念焉。

一、翻譯既成。恐文字有倒置。助字有失當。貽誤於後人。因請斯道者。宿服部士辰。閱正一過。蓋出於慎謹之意也。

一、貧道無學無智。不顧僭踰。而敢譯祖典。恐有傷原文者。有譯字失妥者。博雅高賢。勿吝是正焉。

大正六年七月

遠孫 陸 鉞 巖 謹 識

再訂補 傳光錄布鼓卷之乾

太祖 常濟大師著

侍者 編

遠孫 鉞嚴謹譯

師於正安二年正月十二日始請益。

釋迦牟尼佛見明星悟道曰我與大地有情同時

成道。

夫釋迦牟尼佛者西天日種姓也十九歲而子夜越城在檀特山而斷髮從是以來苦行六年遂坐金剛座上容蛛網於

請益者請益之意與世來垂誠與世之意請益之意



眉間安鵲巢於頂上。葦穿貫坐。安住不動。六年端坐。三十歲臘月八日。明星出現時。忽然悟道。最初獅子吼。有斯言焉。爾來四十九年。一日無獨居。無暫時不為衆說法。一衣一鉢無缺。三百六十餘會。時時說法。終付囑正法眼藏於摩訶迦葉。流傳迨今。實流傳梵、漢、和、三國。而正法修行。以此為根本。將彼一期行狀。為遺弟表準矣。雖設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必老比丘之形。靡變人人。故在世以來。正像末之三時。慕彼法儀者。摸仿佛之形儀。受用佛之受用。行住坐臥。罔片時不先自己。佛佛祖祖。單傳來。而正法不斷絕。今之因緣。分明指說。假令雖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指說異種種因緣。譬諭

言說。不過此道理。所謂我者。非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亦出生於箇我來。不啻釋迦牟尼佛。出生大地有情。咸出生於是。如舉大綱之時。衆目悉舉。釋迦牟尼佛。成道之時。大地有情。亦成道。不翅大地有情。成道。三世諸佛。皆成道。雖則恁麼。於釋迦牟尼佛。無作成道之念。勿大地有情之外。觀釋迦牟尼佛。設令雖山河大地。森羅萬像。森森悉是。不出瞿曇眼睛裏。汝等諸人。亦立於瞿曇眼睛裏。焉不啻立也。換却今之諸人。畢矣。又瞿曇眼睛。為肉團子。而人人全身。箇箇壁立萬仞矣。故勿謂亘古亘今。明明眼睛。歷歷諸人。諸人即是。瞿曇眼睛矣。瞿曇即是。諸人全身矣。若恁麼。則喚何為成道底之道。

理。且問大衆。瞿曇之與諸人成道乎。諸人之與瞿曇成道乎。儻謂諸人之與瞿曇成道。謂瞿曇之與諸人成道。則全非是。瞿曇之成道。因不可為成道底道理。成道道理。欲親切會。則須瞿曇諸人。一時拂却。疾知我的。我之為與大地有情也。與之為我。非是瞿曇老漢。須子細點檢。子細商量。明知與雖縱明我。而不明與。則亦失一隻眼。雖然我之及與非一般。非兩般。正汝等皮肉骨髓。悉與矣。屋裏主人公。是我矣。弗帶皮肉骨髓。弗帶四大五蘊。畢竟而言。則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然則不可為大地有情之會。設令轉變。來于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雖隨時異。當知是瞿曇老漢之揚眉瞬目。

像、一本作象

故。萬像之中。獨露身也。撥萬像也。不撥萬像也。法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又地藏曰。喚甚麼作萬像。然則橫參豎參。七通八達。當明瞿曇悟處。會自己成道。恁麼公案。子細見得。一一流出乎胸襟。而不假前佛及今時人之語句。應以次請益之日。下語說道理。山僧又惟箇一則下著卑語。諸人要聞麼。

一枝秀出老梅樹。

荊棘與時築著來。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世尊拈華瞬目。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摩訶迦葉尊者。姓婆羅門。梵迦葉波。此曰飲光勝尊。尊者生時。金光滿室。光悉入尊者之口。因稱飲光。其身金色。而具足三十一相。唯烏瑟白毫之闕而已。在多子塔前。始值遇世尊。世尊曰。善來比丘。鬚髮速落。袈裟搭著體。乃以正法眼藏。付囑。行十二頭陀。十二時中。不虛閑過。但觀形之醜悴。衣之麤陋。一會盡。惟由此每處處說法之會。釋尊分座。令迦葉居。自是爲衆會上座。不啻釋迦牟尼佛。一會上座。於過去諸佛。一會亦爲不退上座。當知是古佛焉。莫單排列諸聲聞弟子之中。爾在靈山會上。八萬衆前。而世尊拈華瞬目。咸不識心。而默然時。摩訶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圓明無相。法門悉付囑大迦葉。所謂彼時拈華。祖祖單傳來。而罔漫教外人知。故匪經師論師。多禪師之所可識。實知不識厥實處焉。雖然。恁麼恁麼。公案。非靈山會上公案。在多子塔前。而付囑時之言也。傳燈錄。普燈錄等所載者。是謂靈山會上之說。非矣。最初付囑佛法之時。有如是之式。故非傳佛心印之祖師。則不知夫拈華時節。又不明夫拈華諸禪德。須子細參到。子細見得知。迦葉之爲迦葉。明釋迦之爲釋迦。遂單傳圓明之道。拈華且置。彼所瞬目。人人須明來。汝等尋常。揚眉瞬目。亦是與瞿曇拈華瞬目。一毫髮不阻。汝等語話微笑。及摩訶迦葉破顏微笑。全毫髮無異。然而不明彼揚

眉瞬目旨。則西天有釋迦。有迦葉。自心有皮肉骨髓。許多眼
華。多少浮塵。無量劫來。未曾解脫。未來劫亦應沈淪。若一度
識得彼主人公。則得摩訶迦葉。方在汝諸人鞋裏而動指焉。
不知乎。瞿曇所揚眉瞬目。瞿曇即滅却畢焉。迦葉所破顏。迦
葉即得悟來焉。是即吾有非乎。正法眼藏。却付囑自己畢矣。
故不可喚為迦葉。不可喚為釋迦。曾無一法與他。無一法稟
人。喚此為正法。為露伊拈華。令知不變。破顏令識長齡。恁麼
師資相見。命脈流通。圓明了知。不涉心念。正坐斷意根。入鷄
足山。負侯慈氏下生。故摩訶迦葉。至今不入滅。諸人若親學
道。子細參徹。則不啻迦葉不滅。釋迦亦常住也。故汝等諸人。

從未曾生。直指單傳。而亘古亘今。築著磕著。故諸人莫思慕
二千年前之昔。止急辨道于今日。則得迦葉不入鷄足。方在
扶桑國出世。故釋迦肉身今尚暖。迦葉微笑亦更新焉。到得
恁麼田地。則汝等却嗣于迦葉。迦葉却稟于汝等。不啻自七
佛而至汝等。汝等正得為七佛祖師。絕無始無終。古來今。即
是正法眼藏。付囑有在焉。由此釋迦得迦葉。付囑而于堯
天。有在于今也。汝等在靈山會上。而有在不變易也。不見道
也。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
常充滿。不翅靈山會上。云所住處。豈有梵漢本朝。亦泄耶。如
來正法流轉。一毫髮無缺。果然則此會。應是為靈山會。靈山

應是為此會。祇因諸人精進及不精進。而諸佛頭出頭沒耳。今日頻辨道。子細通徹。則釋尊直出世矣。一由汝等自己不明。釋尊昔日入滅。汝等既為佛子。曷可殺佛哉。故當急辨道。疾與慈父相見。尋常釋迦老漢與汝等行住坐臥。與汝等言語伺候。而無一時相離。恰如割膠峰在洞山背一生假不親夫老漢。則諸人悉成爲不孝之人。既云佛子。而若爲不孝者。則千佛之手不逮。今日大乘子孫。又爲指說恁麼道理。有卑語。諸人要聞麼。

可知雲谷幽深處。

更有靈松歷歲寒。

第二祖阿難陀尊者。問迦葉尊者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大悟。

夫阿難尊者。王舍城之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世尊從弟也。梵語曰阿難陀。此曰慶喜。又曰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容顏端正。而十六大國亦無爲鄰。瞻者皆歡喜。故名焉。多聞第一。聰明博達。爲佛之侍者。二十年矣。佛之說法。無不宣說。佛之行儀。無不學來。世尊傳付迦葉于正法眼藏之際。同付囑阿難曰。宜副貳傳化。由此隨迦葉。亦二十年。而所有正法眼。

藏。靡悉不通達矣。夫祖師之道。不類于他家。應以此爲證。本阿難既爲多聞第一。廣學博達。佛兮面聽。許多矣。然而猶無傳持正法。開明心地。迦葉在畢婆羅窟。欲結集如來遺教之時。阿難因未證果。不得不許入彼室。時阿難密思。惟速證阿羅漢果。而欲入迦葉。已證果。當現神通而入。時阿難現小身。從戶鑰穴入。終入畢婆羅窟。諸弟子咸曰。阿難爲佛給士。多聞而廣學。如傳一器水於一器。纖少無遺漏。願請阿難而再說焉。迦葉告阿難曰。衆咸望汝。汝再陞座。請宣說焉。時阿難密護如來付囑。又稟迦葉所請。遂立禮衆足。陞座宣說。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而一代聖教悉宣說焉。迦葉告諸弟子曰。

與如來所說殊異否。諸弟子曰。與如來所說一字無殊異。諸弟子皆是三明六通之大羅漢。罔聽遺漏。異口同音曰。不知疑是如來再來乎。是阿難所說乎。讚歎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身矣。如來所說。至今流轉。阿難所說也。實知斯道。不基多聞。不因證果。當以是爲證據矣。然而猶隨迦葉者。二十年。至今因緣之處。而始大悟。既爲如來成道。夜誕生之人。華嚴等所不聞也。然而得佛之覺。三昧。而宣說所不聞。然而於祖師道不入。則與我等不入。全以一同也。夫阿難者。乃往過去。往昔在空王會座。而與今釋迦佛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矣。阿難好多聞。故未成正覺。釋迦佛修精進。由此成等。

決著、一本作

正覺。實知多聞。為道障礙。是其證據也。故華嚴經曰。譬如貧窮人。算他寶。自無半錢分。多聞亦復如是。惟親切訣著斯道。則母好。多聞直須勇猛精進矣。然敢保之。為傳衣外。可更有事。因一日問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知時到。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應聲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應聲大悟。佛衣自然來入于阿難頂上。其金襴袈裟者。正七佛傳持袈裟也。從是以下十行蓋注也。一本有之故。載于此也。彼袈裟有三說。一如來從胎內持。一從淨居天奉。一獵師奉之。又有數品佛袈裟。自達磨大師曹谿所傳。袈裟者青黑色。而屈胸布也。至唐土附青袍。今納六祖塔頭。為國重寶。是智論所謂。如來著鹿布僧

伽黎是也。彼金襴者。金氎也。經曰。佛姨母。手自紡緝金氎。袈裟持上佛是也。是多品中之一二耳。如其靈驗。則數多。因緣在經書。曩昔婆舍斯多尊者。遭惡王難。火中放五色光明。火滅而後。佛袈裟安然。信為佛衣。上之十行蓋注。登祖自注。傳授慈氏者。其是也。正法眼藏。無付囑兩人。唯迦葉一人。得如來付囑。又阿難二十年給士。傳持正法。然則當知斯宗有教外別傳。而近來輕忽為一同。苟一同。則阿難即三明六通羅漢。受如來付囑。稱第二祖阿難乎。今會經教。有優越阿難之人耶。若有超過阿難之人。則應允教意一焉。若果謂一。則那煩二十年給士。即今至倒却刹竿著之處。而明焉。當知經意教意。固不可為

祖師道。非佛之不佛。給士雖設爲侍者。無所通佛心。則爭傳其心印。當知不依多聞廣學。直饒藉心。寂耳聰。雖於諸書籍。聖教一字無所遺落。聞持而心若不通。則如徒算鄰寶。憾之經教。非無其意。然而因阿難未通耳。何矧東土日本。依文解義。不得經意乎。更須領會。佛道不忽諸焉。通一代聖教之阿難。爲如來弟子。而宣說誰不隨從乎。然而給士隨從於迦葉。而大悟之後。再宣說焉。當知恰惟如火合火。明參于實道。則當棄己見。舊情。驕慢。我慢。迴初心。而會佛智。所謂今之因緣。平素憶傳金欄袈裟。爲佛弟子之外。更無別。然而隨迦葉。親給士而後。更有所通焉。迦葉知時。已胥契。而召阿難。宛若谷。

神隨喚作響。阿難即應。若石火離石。而出。夫召阿難。非呼阿難。非響應。而答。謂倒却門前利竿著者。西天之法。佛弟子暨外道等。欲論義之時。兩方建旛。若一方敗之時。迺折倒此旛。敗時不鳴鼓鐘。而表敗。所謂今之因緣。若迦葉及阿難相雙建旛。到此阿難既出身。則迦葉宜捲旛。一出。一沒也。然而今之因緣。非爾。迦葉是利竿。阿難是利竿。儻利竿。則是理不可顯。利竿一度倒時。利竿應即現。迦葉指說倒却門前利竿著。阿難由師資道通。言下大悟。大悟之後。迦葉即倒却。山河俱崩壞。由此佛衣自然來入于阿難之頂上矣。然而莫以這因緣。執于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莫著于淨潔。當進以識谷神。有。

在諸佛番番出世。祖師代代指說。祇是此事也。以心傳心。遂匪人之所識。假使卓爾赤肉團。迦葉阿難亦顯現來。是那人之。一面兩面出世。勿以迦葉阿難為那人。今汝等諸人。箇箇為壁立萬仞。夫那人之千變萬化矣。假識得那人。則諸人一時埋却。若然弗可求。倒却利竿於我外。今日大乘子孫。又惟著語。諸人要聞麼。

藤枯樹倒山崩去。

溪水瀑漲石火流。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問阿難陀尊者。何物諸法本不生性。阿難指和修袈裟角。又問。何物諸佛菩

提本性。阿難又取和修袈裟角引。時和修大悟。

師者摩突羅國之人也。梵曰商諾迦。此曰自然服。和修生時著衣而誕。從是已來。夏為涼衣。冬為暖衣。迺發心出家之時。俗服自為袈裟。猶佛在世。蓮華色比丘尼。不啻今生。恁麼和修曩昔為商人之時。奉百佛于氈百丈。從是已還。世世生之間。著自然服。大都一切之人。捨離本有。未到當有之間。名為中有。其時姿態悉成不著衣。今如和修尊者。則在中亦有著衣。又商那和修者。稱西域九枝秀草之名也。聖人生時。此草生淨潔地也。和修誕時。此草亦生。因是名焉。在胎六年而

生。往昔世尊。指一青林。告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我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者。出此處。而轉妙法輪矣。一百年後。今師誕于此。遂稟慶喜尊者。付囑。乃駐這林。轉法輪。降火龍。火龍歸伏。奉獻這林。是實世尊。來記不違矣。然和修尊者。原雪山仙人也。投阿難尊者。有今之因緣。所謂何物。是諸法本不生性。實是人所未問。而和修獨問。誰無諸法本不生性乎。然而不知有焉。復無問焉。爲甚。謂不生性。萬法諸法。雖盡出生於這處。箇性終無出生者。故謂不生性。故悉本不生也。山非是山。水非是水。故阿難指和修袈裟角矣。夫袈裟者。梵語。此云壞色。云不生色。實是非可以色睹。又上自諸佛。下至

一切。螻蟻蚊虻。其依報。正報。都是色也。一邊所見如是。然而即亦是。非聲色。故無三界之可出。無道果之可證。雖如是會。和修再問。何物。諸佛菩提。本性。雖曠大劫。而還不錯。恁麼一度。不知有。則徒爲眼所礙。故爲明諸佛出生之處。恁麼問焉。令知從喚而應。隨擊而出。而令知。故取和修袈裟角。而引時。和修大悟。實夫雖無量劫。已來。不相錯。如此。如不一度。築著。則不可知自己之爲諸佛智母。繇此諸佛。番番出世。祖師代。代指說。雖嘗無一法。之可授人。更無一法。之可受他。當如揀于自面。而觸于鼻孔。參禪。須自參悟。悟了。則宜會于人。假不會于人。則徒依草附木也。須實參禪。不可徒爾。一生不可閑。

過以今和修因緣而明矣。不可徒發自然天然之見。不可先已見舊見。又當思惟佛祖之道。撰人擇機。非吾等之所堪。恁麼所見。實是愚劣中之愚劣也。昔人孰是不父母所生身焉。孰是不恩愛名利人焉。然而一度既參之時。必參徹矣。故自天竺至我朝。正像末三時異。而證果聖賢充山填海。然則汝等諸人。具足見聞。既不異古人。縱到何處。應悉言汝等箇人也。與迦葉阿難四大五蘊。亡所變異。何由於道。可異於古人。相承唯由不究理辨道。不徒失却人身。遂不知有己。不可如此。空而阿難重師迦葉阿難陀又接和修師資之道。傳通如此。流通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佛在世。靡異。故母恨不生。

佛生國。母悲不遭佛在世。昔厚植善根。深結般若。良緣種此。聚大乘會裏。實是如與迦葉雙肩。與阿難交膝。然則一日爲賓主。而終身便佛祖。莫漫封于古今之情。莫滯于聲色之法。夜間於是日裏。於是莫虛閑過。當子細辨道功夫。到古人徹處。受今時印記。惟明示適來因緣。又有卑頌要聞麼。

萬仞巖上無源水

穿石拂雲湧沸來

散雪飛花縱亂亂

一條白練絕塵埃

第四祖優婆毘多尊者執事和修尊者三載。遂爲落髮作比丘。尊者因問曰。汝身出家耶。心出家耶。

師曰。實是身出家。尊者曰。諸佛妙法。豈拘身心。師乃大悟。

師者。吒利國之人也。又名優婆。幅多。姓首陀。自十五歲。參和修尊者。十七歲。而出家。二十二歲。而證果。行化臻摩突羅國。得度者太夥。由此魔宮震動。波旬愁怖。每獲證果人。投四指。籌於石室。厥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一肘者二尺也。用彼一生間。得度之籌。而荼毘得度人多。宛若如來在世。故世舉號曰。無相好佛。波旬發慍。闍入定時。節遂竭。其魔力。欲以害正法。尊者乃入三昧。而觀其所由。波旬復闍窺密。

持瓔珞。繫旃頸。時尊者又思。伏渠起乎定。而乃取人狗蛇。三屍。化作華鬘。輒言慰諭。波旬曰。汝與吾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用相報酬。奉波旬大喜。延頸受之。乃變而化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而大生憂惱。竭己神力。不得捨。不得解。不能異動。乃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天。求其解脫。彼各告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還依十力弟子。可求解脫。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曰。汝自今後。於如來正法。更作燒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

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自唱口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如此施佛法威驗宛若如來在世十七歲落髮之際和修問曰汝身出家耶心出家耶夫佛家本有身心二出家所謂身出家者棄恩愛離家鄉剃髮染衣不蓄奴婢爲比丘爲比丘尼十二時中辨道來故時無虛過外無所願故弗怡生弗懼死心如秋月皎潔眼如明鏡無翳不求心不望性聖諦且不爲矧世執乎如此之來不住凡夫地不拘賢聖位轉爲無心道人是即身出家人也所謂心出家者弗剃髮弗染衣雖縱住在家在塵勞猶蓮之不染泥玉之不承塵雖有因緣而有妻子而覺如芥如塵而一念無愛心一

切無貪著如月懸空裏似玉走盤上鬧市中而睹閑者三界中而明劫外知斷除煩惱亦病諦趣向真如亦邪涅槃生死是空華菩提煩惱俱不管是即心出家人也故問身出家耶心出家耶也而不如是之出家匪是出家故作此問來然德多答曰實是身出家不存此于心不說性不談玄但知四大五蘊之身方是出家不運而至得故明如意足焉不求而得故明不可得焉如是之故曰實身出家矣然而諸佛妙法不可作這箇見解故和修指說曰諸佛實是非身出家非心出家非以四大五蘊可見非以理性玄妙可證故聖凡俱解脫身心同脫落來如虛空無內外似海水無表裏饒令幾許妙

理無量法門。雖千差萬別。一說這事來。然則唯我獨尊。不可謂佛。不可謂無來無去。誰道父母未生。道空劫以前乎。到達此處。而超越生不生。解脫心不心。如隨器水。如倚物空。捉而亡。充手探而亡。得跡便是諸佛妙法矣。到達此處。龜多無存。和修無起。故不以動靜。不以去來。假使有是非。有彼我。而如水底之聲。似空中之無端。然一度不覺觸。則千萬法門。無量妙理。徒爲業識流注焉。如是指說之時。龜多尊者。忽然大悟。恰如青天有忽雷之霹靂。似大地有猛火之發生。不啻迅雷一度震而斷。龜多耳根。遽喪命根。猛火焰焰。諸佛法門。祖師頂顛。都化灰燼。畢矣。恁麼灰燼。現號龜多尊者。堅如石。黑如

漆。幾回失人之本色。打碎全身。徒投籌而算空之數。焚空而遺空之蹤。今日大乘兒孫。惟釋迹於雲外。著言於青天。諸人要聞麼。

家破人亡非內外

身心何處隱形來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曰。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所故。即心不生滅。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龜多曰。汝當大悟自心。通達師乃大悟。

師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一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方。流師參。多尊者。初語此事。多尊者爲解之曰。大山者。我身也。泉涌者。汝發智慧。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師元名香象。因易今名梵。曰提多迦。此曰通真量也。師聞說已。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自然師禮拜隨從。卒求出家。多問曰。汝志求出家。身出家耶。心出家耶。師曰。我來求出家。非爲身心。多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師曰。出家者。乃至

師乃大悟。實是出家者。顯無我我之我。故非以身心可辨。此無我我之我。即常道也。非以生滅可測。故非諸佛非衆生。矧四大五蘊。三界六道乎。故心無形相。縱令有見聞。有覺知。而遂非去來。非動靜。如此見得。即是知得心底漢。可謂猶是聞解矣。故提多迦。雖恁麼解。多點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宛似貿易物。下皇帝之印。王印若題時。非是毒。非是疑。又非是公物。故人使用來。師資道胥契如是。雖設無理不通。無道不明。而須大悟而始得。一度不大悟者。徒作知解客。而遂弗通心地。故佛見法見未免。自縛他縛。何之時之脫然。則假使四十九年說。一字不遺落。三乘五乘。雖一法不錯謬。一度不大

悟者難允真衲子焉。然則假令講得千經萬論。令佛影向。令大地震動。令天華亂墜。而早是座主見解。未本色之衲僧。然則不可會三界唯心。不可會諸法實相。不可會悉有佛性。不可會畢竟空寂。實相尚是泥節目。皆空却同落空。悉有亦似性靈。唯心未免覺知矣。然則思求此事之人。有求於千經萬論中。則恨為捨父逃逝之漢也。故一一打開自己寶藏。運出一大藏經之時。聖教自獲為我有矣。苟不恁麼證得。則佛祖總是汝之怨讎也。故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恁麼故曰。出家非為身心。雖如此解。猶是非本色衲子。再指出始得大悟而通然。

又、一本作叔

則諸人者。子細辨道。綿密功夫。無依文解義。無認覺辨靈。雖大破壞乾坤大地。凡聖依正。而往返前後。無一絲障礙。雖出入上下。無一塵隔歷。而應更虛空。剗窟籠。平地起波瀾。看得佛面識得悟道明心。胡蘆藤種。纏胡蘆來。一顆圓光。回珠玉來。知有佛祖堂奧之事。而始得焉。適來因緣。惟敢著卑語。要聞麼。

得髓須知得處明 輪扁猶有不傳妙

第六祖彌遮迦尊者。五祖因示曰。佛言。修仙學小。似繩牽挽。汝可自知。若棄小流。頓歸大海。當證無。

生師聞契悟

師者中印度人也。為八千仙人長者也。一日率眾瞻禮提多迦尊者曰。吾昔與師同生梵天。吾遇阿私陀仙人。受仙法。師者遇十力弟子。修習禪和。從是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汝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師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曰。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證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和尚慈悲。令我解脫。尊者時出家受具。餘仙眾初生我慢。時尊者示大神通。仙眾於此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故八千仙眾。為八千比丘。相隨欲出家之際。尊者示

曰。佛言。修仙學小。乃至師聞契悟。夫學仙雖得壽命長遠。得神通妙用。通理過去八萬劫。未來八萬劫而已。罔前後遠。鑑焉。雖修非相。非非想。入無心想定。悲雖生非想天。為長壽天。而得喪色體。猶是有業識流注之分。參佛亦不得。通道亦不得。彼業識報盡之時。回墮在無間獄。故似繩之牽纏。終無解脫分。小乘學者。雖證初果。證二果。證三果。證四果。證獨覺。猶是身心中修習。迷悟中之辨道也。由此初果聖者。歷八萬劫。始為初心菩薩。二果聖者。歷六萬劫。始為初心菩薩。三果聖者。歷四萬劫。始為初心菩薩。獨覺聖者。歷十千劫。入菩薩道。雖善因遂歸。恨緣此輪轉業。猶不斷。亦是似繩之牽挽。匪本解

脫人。雖實夫破八十八使見思塵沙無量惑而無纖塵之可
留無一毫之惑徒止有為功業遂非無漏佛果然則返本還
源待悟為則之辨道悉皆類旃故諸人者無亦莫要恐同落
空亡之外道不可駐空劫威音亦是似魂不散底之死人勿
認妄法空華憶達真實本性却是類斷無明證中道之聖者
無雲之處興雲無玷之處生玷恰恰俾他國之窮子也無明
迷醉之貧客也須思惟汝是誰人乎說生前說死後更存何
過未今乎曠劫以來片時因胥錯焉從生至死祇是恁麼也
雖然一度不築著則應徒迷惑根境不知自己者疎却目前
也故身心之攸生起亦弗識萬法之攸流出亦弗辨無故懷

見、一本作顛

拂無故希覓如是之故教佛煩出世教祖師懇垂誠雖恁麼
垂誠垂手尚為自己知見所迷惑而或說不知或說不分非
真個無明非親切幽蓋徒在思量計較中而見別正邪來不
知乎汝等諸人隨呼而應隨指而趣是匪生於擬慮匪起於
覺知正是汝之主人公矣厥主人公無面目無體相然而動
著沒憇時由此箇心生來名之謂身從這身凝結然四大五
蘊八萬四千毛孔三百六十骨節合成為汝等一身似玉有
光如聲帶響故生來死去一時無虧闕之處一時無剩餘之
處恁麼生滅生而亡生之始死而亡死之跡恰如海中波浪
起而無痕又如波浪之不滅去兮去兮而不嘗適別處唯海

品、一本作科

之消息。而大波小波起而不消。汝等之心亦復如此。動著無息時。故為皮肉骨髓形成來。為四大五蘊使用來。又為桃花翠竹。顯現來。為得道明心。悟證來。聲色品分。見聞道異。為著衣喫飯而受用。為言語事業而運用。分分分分。而非差別之法。顯兮顯兮。不住體相。宛如幻人。傀儡諸幻術。如夢中出生諸形像。鏡中萬像。雖千變萬化。只箇一面之鏡也。儻不如此。知徒修仙學小來。則沒解脫之期。諸人悉是沒縛之者。詎有新脫乎。迷悟本無。縛脫先離。不是無生耶。不是大海耶。小流在甚處。塵刹微塵刹。盡法界海。溪流瀑漲。江河旋洞。都是海上。潑轉也。而無可舍之小流。無可取之大海。恁麼之故。節目

自除焉。舊見一度改為捨仙出家。是即宿緣契發也。然諸人恁麼。參來參去。心語即通。實是親友與親友相見。自己與自己點頭來。俱游泳性海中。片時蔑隔。歷實恁麼感發。則是宿緣可開發也。不見乎。馬大師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聞如是說。而不可會法性。中有衆生。法性云。衆生云。猶謂水及波。故藉言說水說波。豈是多種耶。今朝又說破因緣。更有卑頌。大眾要聞麼。

縱有連天秋水潔
何如春夜月朦朧
人家多是要清白
掃去掃來心未空

第七祖婆須密多尊者。置酒器於彌遮迦尊者前。作禮而立。尊者問曰。爲是我器。爲是汝器。師思惟。尊者曰。爲是我器者。汝之本有性。若復汝器。我法汝當受。師聞大悟無生本性。

師者北印土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手持酒器。遊行闍里。或吟或嘯。人謂之狂。不顯姓名。然彌遮迦尊者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起。尊者謂徒衆曰。是道人氣也。是必有大士。爲吾法嗣。言未了。師即到。乃問曰。識我手中物否。尊者曰。是觸器而負淨者。師乃置酒器於彌遮迦尊

者前。乃至大悟無生本性。時酒器忽然不見。尊者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師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時尊者示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土。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師聞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如來一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牟尼佛法中。可續聖位。由此遂列第七祖。師未至尊者處之時。十二時中。持酒器無舍。實是表準也。這器朝之要焉。暮之要焉。受用無碍。實表是爲其器。繇是參學。最初問曰。識我手中物否。設會心是道。明身是佛。而猶是觸器。

故。若觸器則可必負淨者矣。須爲亘古今而會。須爲本來具足而知。皆是觸器也。說何古焉。說何今焉。何云始焉。何云末焉。如是所見。可必負淨者。聆理之最。師即置酒器。是即歸尊者之表準也。是故問爲是我器。爲是汝器也。既非古今論。離去來。見到此時。爲是我乎。爲是汝乎。思惟非是我。非是汝之處。即示曰。爲我器者。汝之本有性。然則非是彌遮迦器。若復汝器。則我法汝當受。故非婆須密器。非我與汝之器。故器亦非器。故器即隱矣。實一段始終。因緣。匪今人所能可知。直饒雖參來參去。臻達諸佛諸祖師。盡力不到之處。而是觸器。應必負淨者。夫真箇淨者。淨亦不立。故器亦不立。故師資之道。

相契。通途無碍。故我法汝當受。汝之本有性。故無一法受他。無一法授人。恁麼參徹之時。爲師亦可謂爲資。亦可謂。故子即昇師之頂。師即降子之足。此時沒兩物。沒分析。故巨稱器。乃器隱。却是道。正通之表準矣。今日假臻得這田地。非從來之身心。故難云亘古今。何矧有稱生死去來耶。有存皮肉骨髓耶。實是虛凝一片田地。遂無表裏。無內外。今日又惟著卑語。舉適來因緣。大眾要聞麼。

霜曉鐘如隨扣響

斯中元不要空盞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值七祖婆須密多尊者曰。

今來與師論義。尊者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師知尊者義勝。悟無生理。

師者迦摩羅國之人也。姓瞿曇氏。頂上有肉髻。辨捷無礙。第七祖婆須密多尊者。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師於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尊者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實夫真實義。非可論。真實論。又不帶義。故有論有義者。是非義。非論。故曰。若擬論義。終非義論。終無一法。可為義。無一法。可為論。然佛無二種語。故覽佛語者。見佛身也。見佛身者。證佛舌也。然則設說心境不二。猶是非真實論。設謂

不變易。而猶是非義。故謂無言可演。無理可顯。而猶是非義。通說性即真心。即正。亦是何論乎。然謂光境俱亡。猶是非真實論。光境不俱亡。亦是非義。然則說賓說主。說一說同。復是非義之論。到此文殊大士。說無言無說。亦是非真實之宣。維摩大士。據座默然。亦是非義之論。到此處。文殊猶見錯。維摩猶曰。錯。何況智慧第一。舍利弗。神通第一。目犍連。見此義。未夢見焉。恰如生盲。之不觀物色。然佛言。佛性聲聞緣覺。所未知也。大般涅槃經卷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云。善男子。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雖十住菩薩。猶遠望鶴。錯是水乎。是鶴乎。且計較思惟。見良是鶴。猶不是決定矣。同經同品云。善男子。譬如渴人行於曠野。是人渴過。徧行求水。見有三叢樹。樹有白鶴。是人迷悶。不能分別。是水是樹。諦觀不已。乃是白鶴。乃以叢樹善男子。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

見少分亦同經同品云十住菩薩雖復如是然十住菩薩猶是見佛性不明了於己身見如來性亦復如是然少賴如來所說知有自性而歡喜曰我無量劫流轉生死之間不辨此常住則為無我所惑亂也同經同品云十住猶未說即便少見是菩薩摩訶薩既得見已成作是言甚奇也世尊我等流轉無量生死常為無我之所惑亂然謂絕見聞忘身心避迷悟離染淨而見此義夢也見不得故莫向空中而求莫於色中而求何況求于佛求于祖乎然諸人者曠大劫以來至今日幾回經歷生死幾回起滅身心來或應思念此生死去來者夢幻妄想矣殊可笑是何說話夫有生死去來者乎何謂真實人體乎何謂夢幻妄想乎故不可做虛妄會不可做真實會若會虛妄會真實則造此處而始終不是故此一段

具一本作是

事子細須參徹始得莫謾擬空擬正以想恁麼處設謂如平坦之水諦清潔清淨如虛空無染淨而終未明得此處乎洞山和尚謂參瀉山雲巖倏與萬法同參全身說法而猶是不具在矣由此雲巖重慰曰承當這事應子細矣由此疑猶有殘存而暫辭雲巖適他所渡水之時觀影速得此事說偈曰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如是解而遂為雲巖法嫡子為洞宗之根本矣然不啻會全身說法露柱燈籠塵塵爾刹刹爾法爾謂會三世一切說而猶有不至處而慰焉何況今人會乎知見中而會心是佛會身是佛或不

會佛道應如何。但觀春華開。眺秋葉散。而謂法住法位。是堪
嗤者也。佛法如是。則何由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然上自釋尊。
唐土以來。祖師佛祖位中。無別誰是不大悟乎。人每依文解
義。以爲義爲論者。有幾多之佛祖焉。故拋擲渠。參徹此處。而
得自爲佛祖。故祖師道。殊不大悟大徹。匪其人焉。故於純清
絕點亦不安。於虛空明白亦不住。故船子和尙曰。直須藏身
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純
清絕點。是非藏身處也。謂光境雙忘。而猶道莫藏身于此處。
更沒今古之可說。沒迷悟之可論。恁麼參徹之時。十方無壁
落。四面又無門。處處脫白露淨也。故大須子細莫卒爾焉。今

朝欲說破此因緣。有卑頌要聞麼。

善吉維摩談未到。

目連鷲子見如盲。

若人親欲會這意。

鹽味何時不的當。

第九祖伏駄密多尊者。聞佛陀難提說汝言與心
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
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師乃
大悟。

師者提伽國之人也。姓毘舍羅。佛陀難提。行化至提伽國。城
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

無言說。真大乘器。足不踏地。知觸穢耳。則是吾嗣。言訖。長者出投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尊者見之。如是云。聞師即遽起。禮拜而說偈。相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乃至非合非離。時師聞妙偈。即行七步。尊者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云云。實父母非我親。諸佛非我道。故思正知親者。非可比父母。思正知道者。非可學諸佛。所以者何。汝之見聞。終不假他耳目。汝之手足。不用他動靜。衆生亦恁麼。諸佛亦恁麼。渠學此。此學

渠則終非是親。豈可爲道耶。護持保任。恁麼道理之故。口不言。足不履。良經五十年矣。實是大乘器。可不在觸穢中而已矣。謂父母非我親。即是汝之言也。是正與汝心親。謂諸佛非我道。而足不遂履。即汝之行也。合于道矣。然則外求有相佛。遂是非行矣。由此祖師門下。不立文字。直指單傳。而見性成佛。將去。故欲教人。知直指。而令單傳。罔他榜樣。一教人直坐。斷意根。下口邊。生白醜。將去。是非忌言。非嘉默。令汝心知。恁麼也。如清水。如虛空。純白清潔。而和融無碍也。故自心之外。無顯現一物。已靈之上。無纖塵可遮。全體明瑩。不列于珠玉。毋用日月光明。比自己光明。毋用火珠光明。比自己眼睛。不

見道乎。人人一段光明。爛爛如千日。並照闇者。向外覓明者。不向內存。當靜臆念。無以內為親。無以外為疎。雖古往今來。如是。莫自到自起來。故祖師親切相見。只恁麼相逢。更無多子。應以適來因緣。而明矣。不道必因修證。而可到。不道基參學。而可窮。單汝之心。全與汝親。謂汝正是道。此外有相。佛弗求。無相。佛弗求。實知汝合誰乎。離誰乎。終非合非離。縱說是身。非是離。縱說是心。非亦是合。雖到恁麼田地。莫身外覓心。雖生死去來。非身心作。諸佛亦恁麼保任。而常證于三世。諸祖亦恁麼保任。而現來于三國。諸人者。亦恁麼保任。而莫更為分外。十二時中。遂未相錯。十二因緣。却是轉法輪也。抵此

田地之時。五道輪轉。自大乘之翻軸也。四生受業。直是自己活計。假令說情說非情。恰眼目異名也。假令謂衆生。而心意別稱也。勿為勝心。而劣意。豈為賤眼。而貴目哉。這箇田地。卒無根塵之境。無心法之所見。故人人悉是道。事事都靡不心。今朝又欲指說此因緣。有卑語。大衆要聞麼。

莫言語默涉離微

豈有根塵染自性

第十祖脇尊者。執侍伏駄密多尊者。左右三年。未嘗睡眠。一日尊者誦修多羅。及演無生師聞悟道師者。中印度之人也。本名難生。初師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

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其光照四衆。既覺。遂生。伏馱密多尊者。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當出家。尊者爲落髮授戒。處胎六十年。生後八十年。都盧達一百四十年。始發心焉。老耄者極老耄矣。由此將發心之時。人皆諫言。汝已老耄。徒混清流。是何爲焉。出家有二種。一習禪。二誦經。非汝可耐。師聽世人訕嘲。自誓而曰。我出家。若無學通三藏。得三明誓脇。不著席。如是矢誓。而晝參學誦經。夜安禪思。惟終不睡眠。初志出家之時。祥光燭座。因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神忘疲。三年。遂學通三藏。

開三明智。一日尊者誦修多羅。演無生時。師聞悟道。遂列第十祖矣。當知佛祖功業。而如此精進忘疲。參學誦經。安禪思惟。祖師亦尋常誦修多羅。及演無上。是修多羅者。正真大乘經也。雖同佛說。不大乘經。則沒誦不了義經。則沒依此大乘經者。不說拂纖塵。不道除妄想。了義經者。不啻必盡理盡妙。即盡其事來。所謂盡事者。自諸佛發心。至菩提涅槃。說三乘五乘來。劫國名號。蔑咸以不盡此之爲了義也。然則須識佛經如是。籍使雖道得一句。通得一理。一生參學事。不了畢者。叵許即是佛祖。然則必也。精進忘疲。發心拔群。修行絕倫。子細參到。委悉究辨。以夜繼日。立志興力。佛祖出世。本懷自己。

保任旨趣。悉明辨。而於一生間。無理不通。無事不竭。應即是佛祖。近來祖師。道類癡。由無參學。實處遂以通一言。通一理。臆足。恐應是增上慢之類。大可惕懼。不見道乎。道如山。登則倍高德。如海。入則倍深。入深究底。登高極頂。而始為真佛子矣。身心莫徒放捨。人人悉道器。日日是好日。但因子細參及不參。有徹人未徹人。非必擇人。非擇時者。當以今因緣而知。既百四十餘。老耄矣。然而由志無一。精神忘疲。則遂於一生參學畢矣。實可憐之老骨身。而侍左右三年。終不睡眠云。今人殊有老而懈怠。遠追憶往古先聖。寒苦不作。寒暑熱不作。暑熱而母思斷身命。母思心慮不及。若能如是。則應稽古。

安、一本作行

之人矣。是即應有道之士矣。若如有稽古為有道者。孰不是佛祖乎。已謂誦修多羅矣。夫誦修多羅者。不可必止口誦。手取以轉經。子細探佛祖屋裏。而徒不功夫于聲色中。不安履于無明胎中。處處智慧發生。時時心地開明。須誦修多羅。十二時中。恁麼行履來。如曾不依倚者。即是可無不體達無生本性矣。不知乎。生來而無所從來。死去而亦無去處。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起滅時。共不懈倦。故生非是生。死非是死。然參學人。而莫以生死繫心頭。莫以見聞自隔阻。縱令為見聞為聲色。而自之光明藏也。自眼根放光明。為色相莊嚴。來自耳根放光明。聞音聲佛事。得手裏放光明。轉自轉他。腳下放光。

明進步退步。今日又惟爲指說恁麼道理。著卑語要聞麼。

轉來轉去幾經卷。

死此生彼章句區。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合掌立脇尊者前。尊者問曰。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師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諸佛亦非也。師聞此言。經三七日。修行得無生法忍。告尊者曰。諸佛亦非。非尊者。尊者聽許。付正法。

師者華氏國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地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立云云。尊者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尊者知師意。即度出家。令具戒法。適來因緣。夜奢尊者元來是聖者也。由此說。我心非往。我心非止。諸佛亦然。猶是兩箇見也。所以者何。會我心如是。諸佛如是。因是尊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真實得達人。猶是自救不了也。何況有存諸佛耶。繇此說。汝非諸佛。是非以理性可知。非以非相。

可辨。故非以諸佛智可知。非以自己識可測。故從聞此言。三
七日間。修習行道。沒措焉。遂一日覺觸。方忘我心。解脫諸佛。
謂之悟。無生法忍。因遂通此理。無邊表。無內外。說其得處。曰。
諸佛亦非尊者。實是祖師之道。非以理可通。非以心可辨。故
非以法身法性。萬法一心。為究竟。故為不變。亦不可說。為清
淨。亦不可會。何況會空寂乎。辨至理乎。故諸家聖者。總達這
處。而回初心。再開明心地。直通入路。速破已見。當以今因緣
而知矣。已因是為聖者。來時地。即變有德風靡。偃物之力。然
而尚三七日間。修習達此處。故諸人者。子細明辨。莫僅用小
德小智。已見舊情。定宗旨。大須子細始得。今朝又欲會此。因

緣。忝以卑語。大眾要聞度。

我心非佛。亦非汝。來往從來在此中。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
物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師曰。佛既不
識焉。知是焉。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師曰。此
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師曰。與
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尊者曰。汝被我解。師豁然
省悟。

數、一本作歷

師者波羅奈國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即參夜奢尊者處。最初問曰。我欲識佛。何物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實參學最初。可必尋者是佛也。三世諸佛。數代祖師。盡是云。學佛之漢。若不學佛者。悉是名外道。故非以音聲可求。非以色相可求。知故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足以爲佛。因問我欲識佛。何物即是來。即示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所謂不識者。正是馬鳴尊者也。豈他哉。未識時。知時。亦罔別之保任。罔他之樣子。故從昔及今。只如是有時。帶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帶三頭八臂。沈于五衰八苦。有時被毛戴角。有時鐵擔架鎖。常居三界中。保任自己行履。

頭出頭沒于自心中。而帶異面來。故生來亦不知是何者。死去亦不知是何者。欲著形。而是非可造作之法。欲安名。而亦是非可建立之事故。從劫至劫。曾無所識。隨我伴我。而都蔑辨焉。聽適來因緣。多解曰。若或有識者。即是違背佛。無識無分。正應是佛矣。今之不識。恁麼會者。何煩夜奢尊者。恁麼示焉。從冥入冥。祇如是。都不恁麼。故直示曰。不識者是也。馬鳴猶不明。唯是以從來云。不知解。今之所示。故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重示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佛。非可求于其外。不知者。即是佛。豈可道不是乎。師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夜奢復問。鋸義者何。師曰。與師平出。馬鳴又問。木義

者何。尊者曰。汝被我解。師豁然省悟。實汝如是。我如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汝的我的。弗受一點。吾的汝的。弗假少分。由此平出。恰如鋸之。故曰。鋸義。師解曰。吾是木義。尊者曰。彼是木義。所以者何。黑漫漫而總亡。知處更一點。亦不著。一知亦不假。宛如木頭。又如露柱。無心而恁麼也。終無攸辨別。恁麼會之。故曰。彼是木義。然而恁麼所解。餘習尙殘。弗知師義。于此尊者慈悲落草。故復問。鋸義者何。師曰。與師平出。至此重自道取。而又問。木義者何。夜奢復授手分付曰。汝被我解。于此師資之道通。古今之情破。夢中成路。來運步空裏。將去。故曰。汝被我解。到此無心。疑結疾解。明白窠窟脫來。豁然開悟。

遂列第十二祖。尊者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鷲。彼乃得衣。彼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者。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廣度人天。度人無量。繼吾傳化。謂今正是時。夜奢即付囑。如來正法眼藏。此一段始終處。勿漫爲不識不受之處。爲處處不識之處。雖則不識。未胞胎之處。子細見得。子細思量。而摸索佛面。祖面而不得。求覓人面鬼畜而不得。非是不變。非是動著。曾非爲空。無內外之論。無正偏之隔。正是覺知自己本來面目。假使爲凡聖含靈現來。爲依正一報剖來。而全去來此中起。

滅此中。宛如海水之起。濤起兮起兮。而曾一水亦不增。又如波之滅。滅兮滅兮。而一滴亦不失。嘗於人間天上中。須臾呼諸佛來。呼鬼畜來。恰若一面上假現衆面。作是佛面亦不是。作鬼面亦不是。然建化門頭事。作敲唱來。正修習如幻三昧。作夢中之佛事來。緣是而西天化導幻術。于今不斷。三國流轉。而轉凡入聖來也。能恁麼轉變修習。正不忽諸自己罪過。不爲自己生死所惑。應是真箇本色衲僧矣。今日舉揚適來因緣。依例有卑語要聞麼。

野村紅不桃華識 更教靈雲到不疑。

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因馬鳴尊者說佛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明六通。由茲發現。師聞信悟。

師者華氏國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馬鳴尊者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獨老人座前仆地。尊者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則不見。又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尊者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訖不見。尊者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惡到。天地晦冥。尊者曰。魔來證也。吾當

惡景德作暴

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尊者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蟪蛄。潛形座下。尊者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尊者告之曰。汝俱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魔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尊者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答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尊者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尊者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明六通。由茲發現。師聞信悟。實至老人。自仆地。化蟪蛄。現神力。實無數。所謂化巨海。極為小事。夫雖變海為山。化山為海。現神力。無極。性海未名。

且知何矧有化乎。然于山河大地無覺何物之變。馬鳴即說。是性海之變矣。加旃。三明六通。從是變焉。所謂三昧者。首楞嚴等。無量三昧。天眼。天耳。六通。是始亦無際。終亦無際。前三後三。三即是也。正是建立山河大地之時。三昧化地水火風。化山河草木。所謂變皮肉骨髓。化五體身分來。未一事一法之從。分外來。故十二時中。無虛放下底之功夫。無量生死。無徒去來底之相貌。故眼見亦沒窮。耳聞亦沒窮。恁麼見聞。恐佛智罔可測之事。豈不是性海化作耶。故法法塵塵。都是無涯畔之法也。全是不墮數量。是即性海也。故如是焉。然今省身。則是觀心也。知心。則是證身也。全身心無二性相。何分。

直饒今在異道中現神變亦非是分外而不自知是性海焉。因是自亦疑惑他亦疑來然不識其諸有則總未達根本者。不耐較力故魔力終盡而難神變遂棄已歸他息諍現正。然則假令會山河大地而莫徒繫縛聲色中假令明自己本性。而亦莫止于覺知又覺知亦一兩之佛面祖面也所謂墻壁瓦礫是也本性者又不拘見聞覺知不依動靜然而建立性海則必動靜去來遂無斷焉。皮肉骨髓與時顯來若論根本則雖爲見聞而露爲聲色而露而無可爲他矣。然則扣空爲響故現衆聲化空現諸物故形貌區區也。故不可思空是無形不可惟空是無聲更到此處子細參到時非是可爲空非

是可爲有故非可爲隱顯之法非可爲自他之法呼何爲他。喚何爲我恰如空裏無一物似大海現諸水古今不嘗變易去來豈有別路耶。故現之時一點亦不添隱之時一毫亦不失合成衆法而爲此身泯絕萬法而更說一心故明道證心總勿向分外求覓唯自己本地風光現成來則他呼旃作人面鬼畜矣。雪峰曰要會此事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全是如幻三昧故始亦無極終亦無究故建立山河大地時亦皆依是顯發三明六通時亦由茲是故莫自心外視大地寸土莫性海外著河水一滴今朝又欲由此因緣著卑語要聞度良久曰。

滌沙波濤縱滔天

清淨海水何曾變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因十三祖赴龍王請受如意珠師問曰此珠世中至寶也是有相耶無相耶祖曰汝只知有相無相不知此珠非有相非無相亦未知此珠非珠師聞深悟

師者西天竺國之人也龍猛亦名龍勝十三祖當時受度傳法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

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蟒來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老人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隱居山林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瞋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北去十里有大樹陰覆五百大龍其樹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聖至尊何枉神足尊

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尊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聖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出家。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自是隨尊者。閱四年。及十三祖赴龍王之請。上如意珠。師問曰。此珠世中至寶也。乃至師聞深悟。終列第十四祖。夫龍樹者。學異道。具神通。常行龍宮。見七佛經書。覽厥題目。輒領經心。尋常化五百龍。所謂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等。咸是等覺菩薩也。悉受前佛付囑。奉安置諸經。今大師釋尊之經教。人天既化。緣盡時。應悉納龍宮矣。雖有如是之大威神。而尋常與大龍王問答往來。非是真實道人。祇是學

外道而已。從一度歸十三祖以還。方是大明眼也。然人人舉憶念。龍樹不翅是祖門下十四祖。亦是為諸家祖師故。真言以之為本祖。天台以之為根本。陰陽蠶養等以之為根本。是咸曩昔習諸藝。而列祖位之後。捨矣。諸藝弟子。我云龍樹即本祖。想像是即龍樹。混亂正邪。而不辨玉石之魔黨畜類也。一龍樹之佛法。迦那提婆獨正傳也。餘皆棄捨之諸宗也。須以今因緣而知。雖接化五百龍衆。猶迦毘摩羅尊者到時。欲出迎禮拜。以試焉。尊者姑隱密。弗示正宗。龍樹默念曰。是繼嗣真乘之大聖耶。心中測察焉。祖曰。但辨出家。云何慮。吾之不聖。則龍樹慚愧。嗣十三祖來。須以今因緣而明矣。曰。此珠

世中至寶。此珠有相耶。無相耶。實龍樹先知之。爲是有相乎。爲無相乎。頗動執有無所見也。由此祖示云云。實縱雖世間之珠。論眞實時。非是有相無相。唯是珠也。矧繫力士額之珠。包輪王髻之珠。龍王之珠。醉人衣裏之珠。悉不涉他所見。巨辨有相無相。然而適來珠。悉世間之珠也。全匪是道中至寶。何況不能知此珠。又非珠。須實精細。玄沙曰。全體是珠。令誰知。又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實是非以人天所見可辨。然而假令世間珠。全非從外來。咸自人人自心發現來。故天帝釋。是爲如意珠寶。爲摩尼珠寶。受用來。有病之時。安這珠。則病輒去。焉有憂之時。戴這珠。則憂自除。焉現神通變現。亦

基這珠。焉輪王七寶中。有摩尼寶珠。一切珍寶。咸自此出生。受用無量也。如是從人天。之果報。而有勝劣。有差別。人間之如意珠者。米粒亦名。是爲珠寶。是比天上珠。爲造作建立。然呼之爲珠。又如來舍利。佛法滅時。應化如意寶珠。兩潤一切。變化米粒。拯濟衆生。縱令現佛身。現米粒。顯萬法。顯一顆。而自心變化。而爲五尺之身。爲三頭之形。爲被毛戴角之形。爲森羅萬像。品品。然即須辨彼心珠矣。莫如昔比丘。好寂靜。隱居山林。實是前來。有如是。未得道之錯。近來有如是。未得道之錯。猶與諸人。交肩參來。參去。不閑靜。故獨居山林。應閑坐。禪行道。如此稱說。而多隱居山谷。虛閑修練之類。多趣邪路。

來所以者何。不識其真實。徒先自己故也。又曰。大梅常禪師。戴鐵塔。坐松煙中。瀉山大圓禪師。朋侶虎狼。而修于雲霧之底。我等當如是修習。實可笑焉。當知古人悉得道。而受正師于印記。為暫令純熟道業。待機緣之間。如是之修矣。大梅受馬祖正印。瀉山得百丈傳付之後也。匪愚見之所迫。隱山羅山等之古人。皆罔獨住於未得道之先。震德行於一時。留名於末代。明眼之大聖。得道之真人也。徒可參不參。可到不到。居山谷而如獼猴。最是無道心之甚也。若道眼不清明。自調修練者。為聲聞圓覺。虛為敗種者。所謂敗種者。燒焙之種子也。斷佛種矣。然諸人者。子細修練叢林。長時參尋知識。而大

圓、一本作綠

事盡明。自己正明辨畢。其後暫時深根固帶。則雖為曩祖之付囑。殊此一門中。永平開山誠獨住。是為不令人趣於邪路也。殊先師登祖初。隨侍孤雲祖。故曰先師。末亦有之。二代示曰。我弟子不可獨住。直饒得道。而須修練于叢林。況又參學輩。一向不可獨住。背是制者。非吾門葉。又圓悟禪師曰。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鑪兒煮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又黃龍南曰。自守道在山林。而老偃何似引入衆。於叢林。近代諸大宗匠。咸弗好獨住。況人根器都劣乎。昔人專須在叢林修練辨道。古人如此。尚原用心疎漫。好寂靜者。新學比丘來而請益。可答不答。發瞋恚焉。實知其身心未調。離

于知識。閑居獨住焉。假使雖如龍樹說法。唯是業報之類矣。諸人賴厚植善根。正聞得如來正法。所謂不親近國王大臣。不好樂獨住閑居。須止精進道業。專透脫法源。是正如來之真口訣也。今日舉揚適來因緣。迺有卑語。要聞度。

孤光靈廓常無味

如意摩尼分照來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而進之。相見忻然契會。

師者南天竺國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辨論。龍樹

尊者得法行化。到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龍樹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龍樹曰。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其中大智慧。迦那提婆。謁龍樹大士。乃忻然契會。即分半座。居恰如靈山。迦葉龍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師謂衆會曰。此是尊者現佛性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如是之故。師資難別。命脈即通。適來因緣。非是尋

常。最初合道來。龍樹無一言之說。提婆無一言之問。故師資難存。賓主如何分。由是殊迦那提婆。舉說宗風。而遂五天竺之間。被稱提婆宗也。所謂如銀盃盛雪。明月藏鷺。如是之故。最初相見時。即令以滿鉢水。置於座前。豈存表裏存內外乎。既是滿鉢。終沒虧闕。亦是湛水虛明也。通徹而純清也。彌滿而靈明也。故投一針而契會。須徹底徹頂。無正無偏。至此師資難判。類而沒齊混而沒跡。揚眉瞬目。以現此事之見色聞聲。以表此事之故無聲色之可名。無見聞之可捨。圓明無相。如清水虛廓。似通徹靈理。求神鋒之時。處處露鋒。來明明通心。將去水亦流通穿山。涵天去。針亦串囊刺芥子。將來然水

胡一本作胡

遂不為物破。豈有遺跡乎。針亦為他。堅過乎金剛。恁麼針水。豈是為他物乎。即是汝等身心也。吞盡之時。祇是一針也。吐却之時。又是清水也。故師資道通達。全是無自他。故命脈即通。而正廓明時。非可藏于十方。恰若葫蘆藤種。纏葫蘆。攀來攀去。祇是自心而已。然諸人知得清水。而須子細覺觸。明底有針。設錯有服乎。果破咽喉來。雖然如是。莫為兩般會。直須吞盡吐盡。子細思量而看。設令清白覺虛融。而正是有廓徹堅固。水火風三災無侵。成住壞空劫無遷。故欲說破這箇因緣。更有卑語。大眾要聞麼。

一針釣盡滄溟水

獐龍到處巨藏身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執侍迦那提婆聞宿因感悟。

師者迦毘羅國之人也。所謂宿因者。迦那提婆尊者受度行化。到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迦那提婆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彼比丘然道眼未明。以虛霧信施。故報為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

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剃髮列第十六祖。古今學道人。諫無慚無愧。徒混清流。無知無分。虛受信施。多引此因緣來。實當由此而慚愧。為比丘而捨家入道矣。居處非是吾地。食法全非是我物。衣服全非我所為。一滴水。一莖草。總是非可受用物。所以者何。汝諸人悉皆產出于國土。一天下。國土上。悉是無不國王之水土。然在家則仕親。在國則事君。如是之時。天地有加護。而自享陰陽之澤。然愁號修佛法。不仕可仕之

親不事可事之君。何以報父母生成之恩。何以報國王水土之恩。耶。入道無道眼。恰可謂國賊矣。既謂棄恩入無爲。出三界。然自出家後。父母之不禮。國王之不禮。既假形於佛子。宿身於清流。雖設受妻子之所施。全是不同。在世俗而受。都是無不信施矣。然古人曰。道眼未明。一粒難咬破。若道眼清明時。假使鉢虛空。飯須彌。而日日夜夜受來。而靡是辜。負信施。然不顧道眼具足。及不具足。漫思作僧。則受來人供養。供養些少。則徒怨望于人。倫須惟汝等。捨家離鄉之時。無一粒之蓄。一絲之不掛。孤露而遊行。宜一爲道眼。委身爲法。棄命。豈最初發心。徒爲名利。爲衣食耶。然則人人不用問。但顧自己。

最初之發心。而自省是處。又省不是處。焉。故曰。慎終如始。難矣。實如初心。則誰不道人乎。由此咸雖作僧。作比丘。尼。徒。爲國賊而已。何以乎。往昔比丘。道眼雖未明。以修行無退轉。報之故。作木菌矣。如今之比丘。則一生既終之時。闔老弗能許。汝今之粥飯。或化鐵湯。或化鐵丸。而吞之之時。有身心紅爛。將去。然雲峰悅禪師曰。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箕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諸人者。幸忝值如來正法輪。稀乎市中。遇虎。稀乎優曇華之一現。子細用心。子細參學。須道眼清明。不見乎。今日因緣。

母云有情云無情判依報判正報正前生之比丘今日作木
 菌焉木菌之時不知我是作比丘比丘之時不知我是顯萬
 法然則雖今有情而少有覺知聊辨痛痒與木菌蔑異所以
 者何木菌之不知汝豈不是無明耶汝之不知木菌全以同
 之由此有情無情之隔有依報正報之品若明自己之時
 何之云有情何之云無情非古來今非根境識無能斷無所
 斷無自作無他作當大子細參徹身心脫落而看勿徒誇作
 僧行漫止住出塵家縱遁逃水難而應艱于火難縱破去塵
 勞而在佛亦巨免焉何況不如是乎人之殉物迷他若輕毛
 同浮塵而馳走東西昇降朝野足不踏實地心不到實處之

類不啻賺過一生亦虛過累世將去不知乎從昔及今曾不
 相錯曾無阻隔汝未知有之故徒為浮塵今日若不盡却則
 俟何之時欲演適來之因緣有卑語要聞麼

惜哉道眼不清白

惑自酬他報未休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因羅睺羅多以偈示曰
 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既師我故知我非我
 我師聞心意豁然即求度脫

師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
 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

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曾退倦。師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偶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乃燕寂于中。父王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羅睺羅多尊者。行化到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記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師曰。身心俱

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實曰。身心若定。則何有出入。若向身心修定者。是猶非真定。若非真定者。即是有出入。若有出入者。可謂是非定。莫向定之處。覓身心。參禪本身。心脫落也。喚何作身。喚何作心。師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夫金有動靜。有出處。有入處者。非是真金。然猶不通此道理。師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金無動靜。曰。有出入者。猶是有兩箇之見。故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非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外終不放入內。亦不放出。出則出盡。入則入盡。何在井。又出井。故曰。出者非金。在者何物也。不達

是理。師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若在井非出物。此言實不知金性。故尊者曰：此義不然。雖實在定，似通理。師猶有物我之見。故曰：彼理非著。然此義無真實。如輕毛隨風，不真實。故尊者曰：此義當墮。因師言而道。師曰：彼義不成。依尊者大慈大悲之深重曰：彼義不成者，我義成矣。然而漫解無我。故師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雖實識法，皆無我。猶是不知真實。師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親令汝知。而尊者曰：我無我。故成汝義。實四大非悉，我五蘊非本。有少思量分別，辨明如是，無我之處，有我。故師問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爲令知師資之道不妄。尊者曰：我師迦那提

婆大士證是無我。師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實夫真實。見得我之人。自己猶不存。豈得萬法之遮眼耶。見聞覺知終不判。一事一法更無別。故聖凡無隔。師資道合。見得是道理之時。乃爲相見佛祖。故以自己爲師。以師爲自己。刀斧斫而不析。恁麼道理。豁然契。故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尊者即以右手擊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也。即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婆

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師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衆皆見。皆歸伏。悔過可哀。自如來在世。八百年猶如是。何況後百歲之今時。雖僅聞佛法名字。不辨道理。應如何。無剗切身心故。沒問尋。應如何人。聊有得其道理。而無護持來。直饒有知識。賴大慈大悲之教。誠而雖

以一本作盛
後百一本作
後五百

聊有覺知覺了。或為懈怠所侵。而無真實之信解。故無真實之道人。則鮮真實發心者矣。實遭因末世之澆運。宿業之劣根。而如是之時分。愧悔亦有餘。然諸人者。雖生乎正法像法。為師為資。亦可悲。當思佛法東漸。至末法。我朝聽如來正法。僅五六十年也。可謂此事初。佛法到處。無不興矣。汝等勇猛精進。而發志不吾我。吾我直證無我。速得無心。無拘身心之作。無封迷悟之情。無留生死之窟。無纏縛生佛之網。須識無量劫來。盡未來際。有曾不變易之我。著語曰。

心機宛轉稱心相。我我幾分面目來。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執侍僧伽難提尊者。有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藏。

師者摩提國之人也。姓鬱頭籃。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浴。自然香潔也。自生之時。有一圓鑑而現。尋常附隨此童子。童子常好閑靜。都弗染于世緣。所謂此圓鑑。童子坐時在面前。古今佛

事都無不映此鑑。恰比據聖教為照心。亦猶明闡也。童子若去時。此鑑隨後如圓光。然童形弗隱。童子臥時。此鑑於床上。如天蓋而懸。總行住坐臥。此鑑無不相隨。然僧伽難提尊者。行化到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之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曰。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尊者

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子曰。諸佛之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有時聞風吹殿銅鈴聲。乃至。即付法藏。終列十八祖。彼圓鑑。童子出家之時。忽然不見。實夫人人一段之光明。如今圓鑑。無內外瑕翳。悉皆相似矣。彼童子出生。以還。常讚佛事。不混俗事。對明鑑。看見古今之佛事。雖真知。心眼皆相似。尙想不會諸佛之機。故曰百歲縱雖一日。若如會諸佛之機。則不超越百歲。超無量之生矣。是故終捨圓鑑。實是諸佛一大事。因緣。不忽諸。不容易。於此。因緣亦應知矣。實解會諸佛。大圓鑑。可有所餘乎哉。然而尙是非。

真實底。更何可有諸佛之大圓鑑乎。又何有可兩人同得乎。又何有無內外瑕翳乎。喚何爲瑕翳。心眼者何。豈可胥似乎。故失圓鑑。豈不是失童子之皮肉乎。然設所見如今。會心眼不胥隔。兩人同得見。而真箇是兩箇之所見也。非更眞明自己底。然則汝諸人。莫爲圓相所見。莫爲身之相。大須子細參徹。急依報正報。一時破烈得自己。亦不了。假不臻。達此田地。則祇是業報衆生。未會諸佛之機。如斯懺悔禮謝。卒出家。受具。後執侍僧伽難提。而送年。有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云云。此因緣實須子細。尊者雖遂不見鈴。不見風。令更知此何事乎。故恁麼問鈴鳴耶。風鳴耶。是何。

事也。不可以風鈴解會。非尋常風鈴。即懸掛堂殿之角之鈴也。云鈴鐸焉。今南都堂閣等。都皆懸掛來焉。以此辨別人家暨堂舍。從為北京最初之頃。雖懸掛堂舍于鈴鐸。近代土風衰廢而無義。然而西天之義如是。此鈴鐸風吹時。有此公案焉。然師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實知都罔一塵之出邊表來。繇此解了。非風鳴。非鈴鳴。又思鳴即鳴焉。恁麼所見。猶是非心俱寂靜。繇此即曰。我心鳴焉。聆這因緣。人皆邪解。非必風鳴。唯覺心鳴焉。故伽耶舍多如是云。若天真天然。一切不發之時。豈可非風鳴謂耶。故曰我心鳴也。自伽耶舍多至六祖時代。緬間隔焉。然而更不間隔。故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

今汝諸人。其心地徹通時。三世固不阻隔。證契連綿。於古今辨何同異。莫辨于尋常所見。當以非風鳴。非鈴鳴。而始知焉。惟知會此何事。則須知我心鳴也。其鳴姿樣。若山之突兀。而高海之平沈。而深草木森森。人人眼目分明。亦心之鳴姿樣也。然則不可意聲之鳴。聲亦心之鳴也。四大五蘊。一切萬法。都盧皆是心鳴也。此心都亡不鳴時。故遂不帶響。更又非以耳可聽耳。是鳴故曰。俱寂靜。恁麼見得時。都沒萬法出頭之處。故無山之形。無海之形。更無一法之帶形貌。恰若夢浮蘭舟。行滄溟。掉竿而劈波瀾。留舟而察水勢。亦無浮空。無淪底。更何可立。山海外之有。更何游戲自己。船中之有。故恁麼指。

說有眼而無聞，有耳而無見，故不可謂六根互融。無六根之可帶，故俱寂靜也。欲取亡六根，欲捨亡六境，根塵俱脫，心境兩俱忘。子細見得，則無可脫之根塵，無可泯之心境。真箇寂寂而非同異之論。非內外之情，實臻恁麼田地之時，即受持諸佛法藏，正排列佛祖之位。苟不如此，則縱會萬法，不錯而猶是存自己，談他而遂法法隔歷，儻隔歷則那即通于佛祖，恰如空裏築界牆，空豈可礙耶。自作界障而已。若界畔一度壞破時，何為內外。至此釋迦老子匪始，汝諸人亦匪終。都沒諸佛面目，沒諸人形貌，如斯之時，宛如清水起波濤，佛祖出興將去，雖是不增不減，水流浪激將去，然則當子細參徹到

得恁麼田地，曠劫以來及未來永際，雖且為界畔排列三世，總從劫至劫，唯如是矣。會得這箇明白之本性，非可以皮肉而煩，以身動靜而辨，都盧這田地，非可以身心知，非以動靜可辨。須子細參徹，自休自歇，自承當而始得。假恁麼不明，則徒十二時中擔身心持來，恰如安重擔於肩，不可身心遂安寧。若放下身心，心地空廓廓地而得，最為平生焉。雖然如是適來，因緣不道，得明得心鳴處，則諸佛之出興亦不知。衆生之成道亦不知。故欲道得心鳴，惟付卑語要聞麼。

寂寞心鳴響萬樣

僧伽伽耶及風鈴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因伽耶舍多尊者示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支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師聞發宿命智。

師者月支國之人也。姓婆羅門。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天。欲界第三天聞橋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位。時至。遂降月支。十八祖化度。到月支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師問曰。師是何徒。尊者曰。是佛弟子。師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扣其門。師曰。

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師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乃至發宿命智。此因緣須子細明名字。道若明。生死去來。真實人體。而不明自己本性。虛明靈廓。則不識諸佛所證。故見菩薩放光。而愕見諸佛相好。而愛焉。所以者何。貪瞋痴等三毒未免。故今觀師之往。因愛退墮。而下忉利天。然緣宿因。值帝釋說法。升於梵天。降生月支國。積功累德。不虛。遂遇十八祖。發宿命智。所謂宿命智者。尋常憶察過去。覺未來之事。是何爲乎。直看得本來不變自性。無聖凡無迷。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在心源。故衆生顛倒。諸佛成道。亦在自己方寸之中。全非根塵之法。非心境之相。抵此。

何之爲古。何之爲今。何是諸佛。何是衆生。亡一法之遮眼。亡一塵之觸手。止虛明一片。而廓落無際而已。即久遠實成。如來不昧本來衆生也。如是悟了時。亦不增。如是不了時。不減。覺觸久遠劫來。恁麼也。謂發宿命智。儻不到此田地。徒爲迷悟。性情所攪。爲去來相所遷。卒不知有自己。不明本心不錯。故教諸佛。煩勞出世。教祖師。迴復西來。出世本懷。西來本意。一爲斯事也。更非他事。須低細用心。而覺會靈靈不昧。明明不藏之事。知有本來一段之光明。謂宿命智也。今日又有卑語。聊惟通些子之理。大衆要聞麼。

推倒宿生隔歷身。而今相見舊時漢。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因十九祖示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師聞承言。領旨。即發宿慧。

師者。北天竺國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當時中印度。逢十九祖。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蒙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

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惑。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因緣必相遇時。師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乃至即發宿慧。上來因緣。實為學人。而當一一精細見得。所謂素信三寶。而嘗榮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造此憶念。吾歸依佛法。而年久。賴憑佛法力。其身恒無恙。其事可契心。都弗契于心。身又榮患于病。是何罪也。旃陀羅固行惡事。總弗修善種。然觸事吉祥。而身勇健也。是何之幸焉。今人憶念如斯。出家猶有箇心。矧在家。

純、一本作極

咸如是矣。曰。汝何足疑。姑善惡報有三時。觀大都人之仁者。有中夭卒暴者。長壽命。營逆罪。吉祥義深者。凶惡過去。亦不明。未來亦不會。專為眼前境所惑。廼謂亡因果。空罪福。是即愚癡之甚也。學道疎忽之故如是也。三業者。一順現業。今生修善惡業。即一生涯中受報。是名順現業。二順次生受業。今生修業。次生受果報。五逆七遮等。必順次生受報。三順後業。今生修業。因次三生四生。乃至無量生之間。受業果。然則雖原過去善業。受今生之善。或因往業。今果不同也。所謂純善惡業。因者。今生感純善惡業果。雜善惡業者。受雜善惡業也。又佛法修行之力。令轉重受輕。轉輕而今則無也。曰。有過去。

劫之惡因，雖可未來感得重苦，而賴今生修行之力，而輕受焉。或榮患于病，或事不契心，或出言語，則爲人所輕，是悉輕受未來重苦於今生也。然則佛法修行之力，應愈有擇賴，過去遠遠修之報，一勇猛精進，則可令盡皆輕，然爲參學人，而雖隨分解道，或有受惡名，或營作不契心身，不勇健之事，即思惟轉重受輕，而有人作憎惡，而莫曾憾恨，有人作謗毀，而莫曾責愠，有更敬禮夫，謗人而毋厭惡焉。道業日日增長，宿業時時消滅，然須子細參得修行矣。汝雖既信三業，未識業之根本，業者善惡之報岐。凡聖之途異，三界六道，四生九有，咸總業報也。此業發乎迷，夫迷者，憎愛不可，憎愛是非不可。

是非厥惑者，非男覺男，非女覺女，昧自隔他，厥不覺者，不了自己之根源，不會萬法之生處，於一切處失智慧，此之名，無明是亡，思慮亡緣塵，斯心本清淨，而罔背餘緣，斯心一變，稱謂不覺，覺知此不覺，則自己心本清淨矣。自性靈明矣。明得如是，則無明即破，十二輪轉卒空，四生六道速亡矣。人人本心如此，故無生滅之隔，無造作之品，故無憎無愛，無增無減。祇寂寂然，靈靈然，諸人者，念見得本心，則放下萬事，休息諸緣，不思善惡，暫注鼻端于眼，向本心而看，一心寂時，諸相舉盡，其根本無明，既破之故，枝葉業報，咸都不存焉。故弗滯無分別之處，弗拘不思量之際，非常住，非無常，非無明，非清淨。

無諸佛之阻。無衆生之別。到清白圓明之田地。而始可爲本色。衲僧矣。若如是。則可與諸佛一如。至此一切有爲無爲皆罄。而如夢幻矣。欲捉而手虛。欲見而目無。拘到得此田地。則明諸佛未出世之旨。達衆生未顛倒之處。參學未臻。此田地則十二時中。禮佛四威儀。中調身心。而唯是人天勝果。有漏業報也。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故人須著精彩。而明本心。依例著卑語。要聞麼。

勝、一本作小

豫章從來生空裏。枝葉根莖雲外榮。

第二十一祖婆須盤頭尊者。因二十祖曰。我不求

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求。名之曰道。時師聞已。發無漏智。

闕、景德作閱
下同

師者。羅闕城之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廻禮。法身大士。光蓋因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

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曰。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闍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咸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然二十祖闍夜多尊者。行化至羅闍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辨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

咸、景德作威

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乃至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地。此因緣殊。是學道最秘訣也。所以何者。念有佛可成。有道可得。而或持齋梵行。長坐不臥。禮佛轉經。積一切功德。而欲為斯得道。悉是無華之空。兩華無穴之處。生穴。縱歷塵劫。微塵劫。而無解脫之分矣。正虛何事。所希心。名之謂道。然則欲知足。却貪欲之本也。必好長坐。適有滯于身之罪。欲止一食。適復有見食之分。又欲禮佛轉經。適即眼生華。故一

一之行業。殊適虛妄之本。全匪自己本分之事。長坐假可道。則生之時。咸十月坐來。應是即道。惡再覓之。持齋假可道。茲有病之時。食時不定。此時可不是道人乎。最可大嗤笑。佛弟子設樣樣清規。示佛祖操行。如是然。執而偏。則却當煩惱。然厭生死去來。可更覓道。汝自無始。于今死。此生彼。不可斷。甚處為得道時節。然拘束。恁麼諸事。而惟便覓道。悉是應為錯。而會更何佛。可成之見。何衆生。可迷之看。故靡一人而迷。人靡一法。而可悟法。此故謂轉迷作悟。轉凡作聖。盡成未悟人之言也。更有何凡之可轉。有何迷之可悟。故夾山和尚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實是道之

覺、一本作攪

體如斯。雖然如是。初機後學。須子細參。臻如此平穩之地。所以者何。自己苟無所實地。則或被因人言惑。故思舉眼見。為佛魔所侵。今日雖設聞如是之所說。解無所可尤。更或有智識。說有法之可得。如佛魔來。而謂有更可修之法。則果心覺動。却顛倒焉。今稟諸佛正訓。子細參徹。須臻自己安樂之地。如一度臻安樂之處之人。宛猶飽食人。雖為王膳。不可輒希。望。故曰。美食不當飽人。喫古人曰。一度煩惱。不久安寧。子細見來。自己本分之心。不瞻佛。不睹衆生。豈可為迷厭。為悟求耶。其欲教人直見。而祖師西來已還。弗道有智無智。弗道舊學新學。使端坐一片。而使安住自己。迺是大安樂之法門也。

故諸人者。曠劫以來。至今日。不錯而思錯。莫徒管他人門上之霜。忘自己屋裏之寶。故即今親友方汝等相會。勿遙期成道。於他日。直須翻衲衣。祇向自己方寸中。子細檢點將來。不須向他而求。儻如是。則百千法門。無邊佛事。亦咸流出乎是。蓋天蓋地將去。切忌求道。只保任自己而已。道取曠劫以來。將來將去。片時無離。而總不知有自己者。若恰手中握持。而求索于東西。是為幾許之錯。是一忘自己而已。今日委悉見來。諸佛妙道。祖師單傳。亦祇在這一事。敢不可疑。諸人到達恁麼地時。可敢不疑天下老和尚之舌頭。上所謂聞已發無漏智。念發無漏智者。直須保任自己。若思保任自己者。知從

生至老。唯是這箇焉。都沒一塵。可舍沒一法。可覓。母憶更別發無漏智。今日據例有卑語。惟演適來。因緣要聞麼。

風過大虛。雲出岫。

道情世事。都無管。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問婆修盤頭曰。何物即是。諸佛菩提。尊者曰。心本性即是。師又曰。如何是心本性。尊者曰。十八界空是。師聞開悟。

師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婆修盤頭行化到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闍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

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一。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從是已來。給士婆修盤頭。有時問曰。何物是諸佛菩提。尊者曰。心本性即是也。實學道最初。可咨敲者。即此問也。所謂菩提者。道也。故此問意。問如何是道也。今人無虛心問法。不初心參師。故無這問。若有真實道念之時。不可然焉。先須問取。如何是佛。次須問取。如何是佛道。故今有這問。然示曰。心本性是也。尚因志無二無毫髮之蓄。乃問。如何是心本性。答曰。十八界空是時。

即開悟。夫佛者。即心本性也。本性終知不得。見不得。正是無上道也。然則心無形。無立處。何矧稱佛。稱道。咸是強名來。故佛非覺。知道非所修。心非識。知此之田地。無境無根。識甚處立。故曰。十八界空是。然則這箇田地。莫爲心境而論。莫爲識知而辨。至此諸佛。遂不露相好。妙道亦不用修持。然見聞覺知。縱雖是沒蹤跡。聲色動搖。又非可有界畔。故曰。即是。即見聞非見聞。更聲色無可呈君。此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實是聲莫爲宮商角徵之解。色莫爲青黃赤白之會。見莫爲眼光之緣。聞莫念耳根。人人總無眼之對色。無耳之待聲。假謂有耳之類。聲有眼之緣色。則是於聲亦不明。又於眼。

亦昧。所以者何。若云有所對之法。云有所待之物。聲豈入于耳。色豈觀于眼耶。故不如空之合空。水之合水。則聞亦不斷。見亦不斷。不爾之故。眼通于色。耳通于聲。和融沒隔。混合沒蹤跡。恁麼之故。雖設響天響地之聲。僅入方寸之耳。豈不極大同小乎。僅以方寸眼。照耀盡界。豈不極小同大乎。豈不眼之爲色乎。又不聲之爲耳乎。如此知而如此辨。此心沒界畔。邊表。故眼固無所得。色亦不得別。箇三科不是。皆空乎。故臻達這田地之時。說聲亦得。說眼亦得。說識亦得。恁麼亦得。不恁麼亦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亡纖塵之從。外來。亡毫末之阻。將去。故說聲之時。則聽說辨別于聲中。說色之時。能所安排。

于色中更離分外底。然諸人不達是道理。或憶想聲色。妄立虛假。須掃拂焉。本心者。本來常住。更不可變動矣。最可笑焉。此處更有何物。變不變焉。有何物。實不實焉。故不明此事。則不翅聞昏聲色。又於見聞亦不達。故念舉眼不見。爲塞耳。不聞。是即無繩自縛。無窠而又陷。將去。故情塵漏。巨脫。然則子細參到。如徹底而見得明白。則徹頂而到。亦無礙。又惟有卑語指說此因緣。要聞麼。

舜若多神非內外

見聞聲色俱虛空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因摩拏羅尊者示曰我

有無上大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師聞契悟。

師者月支國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吒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之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師稱鶴勒那。勒那梵語。鶴即華言。梵漢兼舉。曰。鶴勒那。有群多鶴而從師。由此名焉。然值遇摩拏羅之初。有種種奇特。雖一一可舉。僅舉厥一。因緣。師問尊者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

吒。景德作叱

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赴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慧。故爲鶴衆。相隨。師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乃至實食等法。等道理。聖凡俱無隔。然理之所推。雖師資俱赴龍宮之請。因以福微德薄之身。不堪享受妙供。而作羽族矣。這因緣最可爲學人用心。夫說法無差別。食應等同。然或有消信施。或有爲信施所犯。冒至此似不齊等。可謂最差別矣。所以者何。脫見食見法。則雖設觀齊等。雖會

一同既有見法之分。有見食之分。兩箇之見不脫。基被惑於貪求。心隨師而起。卒為羽族。茲知不達食等法。等之理。正縛乎名字。有相矣。今日如無上大法。則何云食。何云法。孰是聖。孰是凡。既非形影之可到者。猶叵名心性。是法尚不稟于佛。不稟于祖。不授于子。不傳于父。蔑可稱自他之物。食法之名。自何處得來乎。矧有赴請之處乎。有作鶴衆之事乎。故子細著眼。委悉功夫。先須知自心本性。靈廓妙明。而能保持深純。熟更識有佛祖傳燈之事。始得雖設明自己本性之旨。而所解脫。既同佛祖。更又有可聽受之無上大法寶。克化未來際。是非本性之道理。矧見聞之境界乎。豈超越古今之情。固罔

住著生佛之際。故喚這人為佛。亦不得。為凡亦不得。在堂不正坐。則無涉兩頭之機。故求影而弗獲。釋迹而弗獲。抵得此靈域。則心性者何物。菩提者何者。一嘔嘔盡。一屙屙盡。恁麼之時。是沒量之大人也。不造恁麼處者。尙是凡夫。終為流轉之衆生也。是故諸人者。須意子細見得。荷擔無上大法寶。應是即釋迦老子。肉身暖莫祇滯此名。勞于形參學要。可辨真實。惟指注這箇道理。有卑語。

粉壁插雲巨嶽雪。 純清絕點異青天。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問二十三祖曰。我欲求道。

當何用心。祖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曰。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聞是言。已即入佛慧。

師者。中印度之人也。姓婆羅門。本學異道。博達強記也。後參二十三祖。有今問答。直當無所用心處。頓入佛慧。時二十三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師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雖如是。汝

傳持吾法寶。可化未來際。時師受此密記。乃行化于罽賓國。即接婆舍斯多。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有難要在其身。不可苟免。故我住息于茲。汝當持吾道。適他國而演化。衣法俱授。時罽賓國王。雖歸敬佛法。之深猶是滯于有相。然彼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乃至。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師子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刀。斷師頭。涌白。

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師始終如是。其最初師資相見時。先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真實欲求道之時。道豈可拘于用心耶。死此生彼。處處志道。求法。而即今無厭實歸者。原由用這心也。然念頓相應佛慧。則不啻離四倒三毒。又須離却三身四智。恁麼游踐之時。果難安排。凡夫地。又難敬重佛位。緬越聖凡之情。域。遽離異同之論量。故曰。玄妙處。佛祖猶難到。不啻佛祖難到。固論此處之時。佛祖遂不存焉。到達恁麼田地。實爲求道之爲體矣。若未如此。則直饒兩三天華。動大地。說心性。談玄妙。而於真箇妙道。毫髮亦沒窺覷。然諸禪德。當證到恁麼幽玄之

處。而分明列祖荷擔之事。欲說得些子道理。依例有卑語。要聞麼。

若欲顯空。須莫覆。

冲虛淨泊。本來明。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四祖示曰。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師顯發宿因密傳心印。

師者。罽賓國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師子尊者。遊方到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既攝五衆。

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珠附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終嗣。續曰。如來正法眼藏。今授汝善保護。可及來際。顯發宿因者。所謂前生既云婆舍童子。預保尊者珠。今入胎內。暨至生長者家。尙保持旃。遂奉尊者。由此當知。這因緣不必可道。肉身潰壞。唯有真身。苟這身是化壞身。則珠何如今保持焉。然當知捨生受生。固非是壞身。

體一本作大

不可謂至此而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也。是如何物。應長靈乎。祇現捨身現受身而已。故可謂前後非兩箇。古今無別異。然則非是可云身。非是可云心也。不爲身心而別。則非可爲古今而岐。故恁麼也不啻婆舍如是。道取真實。則人人咸悉。恁麼也。故沒生所沒死所隨。時而換頭回面耳。非必易四大。新五蘊都亡。一片肉團之蔽。來曾亡絲毫骨頭之支。來假使有千種之形。有萬般之品。悉是本來心光也。不識此道理。而此之憶幼少。彼之念老大。總無老體。本來無幼少。設如是。則何由判生死。別前後。由此指說前世婆舍。今日斯多。非兩箇之身。是即宿因也。故傳付如來正法眼藏。潤澤未來際。然

則當知。一切諸佛諸祖。原不嘗悟。一切愚癡諸人。卒不迷之。有時修行。有時發心。菩提發心。元亡終亡。始衆生諸佛。本匪劣匪勝。祇恁麼縱橫而已。然則曠劫以來。曾恁麼保任。不謬忘宿因也。今朝又指注這箇因緣。依例有卑語。

開華落葉直彰時

藥樹王終無別味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太子時。二十五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師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師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師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祖

即許出家。

師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二十五祖始中印度。伏無我尊外道。即到南印度。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頓釋所疑。王天德崩後。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怪。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傳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

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乃至祖許出家。自爾執事六年。後傳付如來正法眼藏。曰。自如來。嫡嫡屬累至今。當傳持克化群有。師稟密記之時。身心釋然。上來因緣。即示非其爲事。故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事者俗事。實出家固非爲事。應以是知識。夫事者非自之事。非他之事。故曰。非爲俗事。假令剃髮染衣。似形於佛子。尚不免自見他見。若不離男女之相。則盡是

俗事也。非佛事。則姑基人人之本心而談時。雖都無佛事。無俗事。未知本心。則姑云俗事。既明得本心。是之名佛事。本心知得時。猶沒生相。沒滅相。何矧迷人。悟人乎哉。恁麼見得之時。四大五蘊。猶不存焉。三界六道。豈有立耶。故無家之所。可捨。無身之所。可安。故云出家。無所可住。故家破人亡矣。故生死涅槃。俱不掃而自滅。菩提煩惱。不棄而本來離。今日不啻如此。從劫至劫。本於成住壞空。四劫亦不被遷。於生住異滅。四相亦不被縛。廓然若空。無內外清淨。似水無表裏。人人本心。悉皆如此。然弗可爲在家而畏懼。弗可爲出家而驕傲。一息向外而覓。須向己而辨。試汝諸人。且不散心於東西。不轉

眼於前後。而子細見來。則此時喚何為吾。呼何為伊。已沒自他昏嚮。更名何云善惡。儻恁麼。則本心固露。而明猶日月。萬幽所不照。乃適來因緣。欲舉示。又有卑語。應諦聽焉。

本地平常無寸艸

宗風何處作安排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因二十六祖曰。汝憶往事否。師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師者東印度之人也。時不如密多到東印土。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

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既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怒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闔里。丐求度。

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曰。汝何慢。或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乃至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欲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夫傳佛心印之祖師。心地開明之聖者。或羅漢。或爲菩薩。不昧本來道。故爲久遠成。如來亦有假使似初機。後學而一念苟廻機。則顯本來具德。而無一毫都虧闕。與如來同共。與諸尊和合。非一出沒。而非俱出一隻手。無多種。無別條。故觀今日。則觀久遠也。察久遠。則持今日也。與汝

同生與吾同居。絲毫無離。片時無不伴。到得這箇田地之時。非古來今之法。非根境識之事故。曰。嗣法超越於三際。證契連綿於古今。如此之故。金針玉線。密密串通。子細見來。則孰是伊。孰是吾。纖機亦不現。機鋒亦沒露。到此而莫不得坐。必利塵岐來。故於適來。因緣師演說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若色清淨。則一切智智清淨。無異無別。衆生即佛性也。佛性即衆生也。彼亦不容外物。此亦不運內法。兩機雖恁。度判別。多數終不異。故謂般若多羅。若上之婆舍斯多。古今不可剖。空有豈異耶。故古人曰。此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借虛空爲森羅萬象之體。則無一絲一毫之對面目。底借

森羅萬象。為虛空之用。則無一絲一毫異路。故到此師資道傳。佛祖印可。猶解為多種。而似有節目。會無兩般。而猶是擔板漢也。子細驗點商量。則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他。恁麼游踐。銀碗盛雪。將去。明月藏鷺。將去。欲辨別適來。因緣。適有卑語。大眾要聞麼。

潭底蟾光空裏明

連天水勢徹昭清

再三撈漉縱知有

寬廓旁分虛白成

再訂補 傳光錄布鼓卷之乾終

77
269

終

